

大师回忆

欧阳

从我记事起到离开喜德，记忆中县里只有两家工厂，一是铁匠铺似的农具厂，出品古老农具，另一是同样原始的初级食品加工厂，兼酿造烧酒。这些活计四野八乡的农民中好手遍地，所以没人觉得技师们了不起。



图片来自于网络

不过，附属加工厂的“杀猪厂”——就是收购乡民猪羊屠宰贩卖的国营肉铺，总共也没几人——有位大师无人不服。他姓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没人呼其大号，大家见着皆称陈师傅，背地里则叫他陈偏伙儿，意思是歪脖子，他也知道这个绰号，不在乎，得意时自己也说“老子陈偏伙儿……”

其人个头不高，肤色细润，面目清雅，只是歪脑袋靠右缩着，就一副没脖颈的模样。但这一特写不影响他的情绪，笑容总在脸上，瞪眼时也难见不和善的眼神，每次看见他，我都很疑惑：这么个和蔼的人真是身怀绝技的刀客？
乡间杀猪我见多了，每次都是多名年轻力壮汉子费

时费力地又捆绑又用力地按住牲畜，而刀手很可能一刀下去还达不到预期，时常不得不再左插右插几回尖利的屠刀。然而在传说中，陈师傅杀猪全凭一己之力，声称亲眼所见的人说：一两百斤的猪被他独自摔倒在台板上后，不等猪起身，牙咬着尖刀已经由大侠的手插进了猪脖子，然后，然后就是下一头猪了。

我读初中期间的一个早春，屠宰厂赶回来一批羊，羊下水无法凭票供应，因之不要票证。娘亲和三娃他妈不知从什么渠道搞到了“特供”，于是我决然改变了不爱劳动的本色，坚决要求去运回来。次日展不到五点，三娃和我就进了屠宰房，羊的肺、肝、肠装桶后，三娃抱怨：又臭又脏的事儿你怎么会抢！我说想看陈偏伙儿杀猪。

装好下水后，光着上半身，挂橡胶制长围裙的陈叔用粗壮的手拿起刀，踩着高筒雨鞋转身往热气腾腾的里屋走，我们跟着。没几步，听到声响的大师转过身来：跟着干什么？得知想法，陈叔猛地拉下脸怒说：有什么好看的？血喷你们一身，赶紧滚回去。看着他生气的脸和笑意难掩的眼神，小哥俩磨蹭了几句，末了还是心硬难遂，悻悻地回了。

过了些日子，某天县里似有大事，当家的合计宰牛。杀牛一般用老方：抡大铁锤猛砸牛头。有消息说食堂上次宰牛时是出了点意外的：牛头晃动没被砸个正着。结果疼得狂牛乱奔，幸有预防不测之带枪老人快枪击毙，否则难说不出大事。基于此，这次食堂的同志有些胆怯，一番嘱咐后大家决议请陈大师。

听闻传言，俺早早就移动到食堂门口与牛为伍。围观者稀，眼界无阻，内心甚是欣慰。不多时，大师驾到，“把牛拴起”，扔下话陈叔进屋脱衣服去了。等杀手光膀子、挽裤腿，戴着塑料凉鞋出来，帮闲的厨子法法地汇报说：不知如何捆牛，请大师指点。屠夫斜眼看了一下简单拴在汽车货箱尾部的牛，哼声道：“这样就行。”

大师话一出口，各路观美人众立马倒退若干步，个个脸露激动和不安。看牛、看屠夫，再相互扫视一下。但见杀手淡定地靠近牛，左手从后腰拔出吃饭的家伙，然后背身牛头，将不让牛看见的刀交到右手，腾出的左手在牛脖上拍打了几下，刀尖就贴在了牛脖上，嘴里念叨着什么，然后就下了毒手。

谁也没看清大师的出手，等明白过来，他已经在牛背上仔细地擦他的武器了——连牛都没有反应。传说出血不痛看来是真，牛仍旧安静地站在那里眨巴眼睛，喷涌的牛血自自来水般流了一地。大概是觉着有东西溅到了身上，牛转动脖颈欲回头看，但晚了：四肢一软很快就瘫倒在地上了牺牲了。

刀客全然无视这些画面，自然下垂的上眼皮后面，眼神低视，既不关心牛是否倒下，对观众的惊奇也不当事。擦好的刀回后腰，屠夫紧夹着粗壮的胳膊，洒脱地甩着小臂，肩上市至着的头和壮实的身子跟着碎步轻微晃动着，进屋喝酒去了。

好酷，真是职业艺术家啊！后来我上学离开了喜德，工作之后有一年回去，在街上看见肉贩子又想起陈叔。“死了。”他身体很好的，年岁也不大啊，“嗯，有人说可能是杀生太多了，不知道。”朋友淡淡地说。想到陈叔的绝技，别样心绪油然而生：他热爱刀手职业吗？会有所敬畏吗？动手前絮叨些什么词呢？还真不知道。

岳母酿的鲜米酒

毕振山

再有不到两个月就要过年了。以前想起过年，脑子里总会是一幅乱糟糟的景象。但今年似乎有点不一样，因为有一瓶米酒在我的记忆中格外显眼。

那是两年前的春节，我第一次跟着老婆回她江西老家过年。由于从小到大都是在北方过年，我有点莫名的恐惧，不知道迎接我的将是什么。岳父岳母对我很好，这渐渐打消了我的戒备。等到岳母把亲手张罗的饭菜端上桌时，我又变得紧张起来；其中有些菜我并不爱吃，但贸然拒绝是否会太失礼？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来，准备等开饭后选择性地吃一些。

可是等大家都坐下后，岳母又给我送了一份“大礼”。她拿着一个大瓶的可乐瓶子对我说：“这是我今年新酿的米酒，就等着你来喝呢。”说罢便给我倒了一杯。令我吃惊的是，全桌人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喝酒。一个可乐瓶有2升，满装的酒得有4斤，一个人怎么能喝完？我心里正盘算着，这时岳母又说话了：“听说你们北方人过年都喝白酒，这米酒你就自当是饮料吧。”我只好唯唯诺诺地说：“好，好，其实我也不太会喝酒……”

我并没有骗岳母。虽然我是北方人，虽然过年我老家确实喝酒成风，但我并不喜欢喝

酒。有一年在同学家喝多了，我从正月初二躺到了正月初六。这次初来乍到，我不好拒绝，就勉强端起了酒杯。以前我在绍兴尝过那里的黄酒，感觉像是带酒味的浓汤，岳母酿的米酒味道不是很浓，喝起来倒有点清爽，桌上的饭菜几乎全辣，我吃两口就得用米酒调和一下辣味，无话可说时也会用喝酒来化解尴尬，就这样一杯接一杯，饭吃完时一瓶米酒竟然也喝了一多半。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饭后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午觉，醒来后太阳依旧温暖，都说喝酒喝的是感情，但直到当时我才产生了类似感觉，岳母从未去过北方，她的普通话也说不好，对于我这样一个女婿，她应该更加陌生。她并不清楚北方人怎么过年，但她用她最拿手的饭菜和米酒来招待我。只要我吃得多吃得多，她就会感到欣慰。所以在这次吃饭过后，我渐渐“喜欢”上了喝米酒，岳母做的酿豆腐、酸菜笋尖也成为我的最爱。

今年7月，岳母不远千里来北京帮我带孩子，尽管行李很多，她还不嫌麻烦给我带了一桶米酒。而在平时给我们打电话时，她也会经常问要不要给我寄米酒。我知道，岳母是想让我知道她不会亏待我。而在我的心里，米酒已经渐渐成为年味和亲情的“化身”，以至于我开始琢磨今年要不要再去岳母家过年了。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无产权证明房屋权益人公告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拆迁工作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组织，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并于2009年11月24日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京建丰拆许字(2009)260号]。因拆迁范围内部分房屋无产权证明，为促进拆迁工作进行顺利，现将如下被拆迁房屋及目前已申报的权益人情况向社会公告。如对下列被拆迁房屋的权

益人无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本人证件及房屋权益证明材料，到南苑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北京市丰台区南苑镇东二道街8号南苑宾馆对面）说明情况，联系电话：010-67995839。逾期不至，将对房屋现有已申报权益人进行拆迁补偿及安置。特此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 被拆迁房屋地址 | 已申报权益人 |
|-------------|-----------------|
| 丰台区南苑大兴街63号 | 魏忠华、曹桂叶、曹桂荣、盛尊海 |



子杨

“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坐在苏州光裕书厅的沙发上，呷一口三杯香，脑袋里冒出来的画面是《色，戒》里易太太自得其乐的表情。若干年前，电影里一段小插曲却深深地烙印到我的脑海里。看着银幕上陈冲饰演的易太太沉醉的表情，莫名地使我思考：文化的门槛在哪里？并非雅乐，为什么北方人就难以欣赏苏州评弹呢？

点一曲《莺莺操琴》，虽然听不懂苏州话，但看着台本，也感受到苏州评弹那种曲艺形式的特点，唱词是通俗的古典戏曲，本地语言给人以亲切感，用曲调调节情绪，让听者在熟悉的故事里走一遭，但既不过于欢喜，也不太过悲伤。如同见到邻居打个招呼，虽然说的都是客套话，但是心中觉得温暖舒服，闲适里感受到现世的安稳。

走在苏州著名的平江路上，旗袍店在白

章铜胜

小巷一定是又弯又长的，弯曲盘桓在小城、老镇，或是古老的村落里，每条小巷，对于你，不管是否熟悉，它都是别有风情的。

我曾经迷恋在小巷里漫步的感觉，穿千层底的布鞋，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曲曲折折，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巷子里，像走进了漫漫的时光通道，走进了烟火迷离的生活深处。

小巷是一个进口，当你从外面的世界走进它，你会朝它不停地张望，你想在巷子里看个究竟，想要探究深藏在巷子深处的东西，探究那些掩藏在高宅深院和斑驳光影里的悲与欢、聚与散、爱与恨。你也会在小巷里的漫步中陷入深思，想着那些原本与你无关的东西，你想窥探的秘密，可能只是你希望知道的另一种存在的意义。

独自在小巷里漫步，宜在雨后。此时，雨已经停了，云层变得薄而透亮，在小巷里抬头望去，偶尔还能看到遮住巷口的一小块瓦蓝的天空。

那片瓦蓝的天空，是小巷最明朗的出口，看着那个方向，你心坦然，你不会再担忧会迷

墙中间开了一个小窗，窗中坐着一个身着旗袍的美女谈着琵琶，隔着水面，音乐断断续续地传入游客耳中，让人惊讶，广告还能做得如此雅致。也在那一刻，莫名理解了苏州评弹的门槛，或许就存在于那氤氲天气和纵横的水道之中，抬头可见的黑瓦白墙间慵懒散步的猫、趴在月亮门前打着瞌睡的狗、一盏小小的红灯笼，微光下照出苏绣的光泽、幽碧河水中倒影出影影绰绰的人影……来了苏州，你就自然而然地被水乡的情调牵引着找回了江南文化的传统基因。

比起杭州，苏州更柔美，没有古都的包袱，园林点缀在城市间，是居士们安置功名的栖息之所。“苏州好，葑水种鸡头，莹润每疑珠十斛，柔香偏乳蕈，匝剥小庭幽。”苏州人生活。在拙政园里的池塘里，一片枯荷之畔，讲解员笑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曾说过，我最不喜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让你感受到文学如何转化为美学，苏州园林的美即刻又上了一层。

小巷

失自己，你在小巷里安之若素地徜徉。

巷子里，墙上残留着雨迹，影像斑驳的记忆像一幅水汽泱泱的淡墨写意，墙根的青苔和蕨类植物，在雨后异常翠绿、清新。此时，朝向巷子的窗户关着，门虚掩着，听得见屋里的人声时或传来，一两声的犬吠过后，巷子里反而更显安静。

屋檐上的水滴还在不停地滴落，落在檐前的水圳里，叮叮咚咚的声音被水圳里的喧哗所淹没。水声在雨后的清凉里显得异常单薄，而我，更像是一尾在清凉的巷子里游动着的鱼，在从巷子上空洒下的明亮光线里，我的目光抚摸着墙上水墨的淋漓和苔影的苍翠，在巷子深处的古意苍然里，我迷失了方向、时空和自己。

戴望舒舒自在雨巷里漫步时，遇见了那位

苏州园林里，我最喜欢留园，有人说留园很小，但从小中见到空间的运用，使人真正感受到人与其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转弯，回廊里专门辟出盆栽的空间；影壁之前，观景台上三三两两闲坐的游客也可称为他人眼中的风景；行进之间，突然被墙分为两段的小径，隔开了不同的区域，又最终回到同一个庭院。行人在园林里看风景，但园林却仅为休憩而非安眠。开放式的空间，使人放松之时，又并非完全私密性的占有山水，时时让主人存在着自身亦为“画幅中的一部分”的自觉。人与园林的关系，互为主体，既亲密，又审慎地保持距离，就像国画山水中小小亭子里的对酌的笔意模糊的小人，看不清面目，只是一种姿态，既是山水的点缀，又似乎成为山水中的生气和点睛的一笔。

在苏州待久了，或许真的会变成一个“生活学家”。因为苏州浓厚的文化氛围总能带来一种有态度的生活。一种在审美中生活，又在生活中审美的态度。为不使生活流

俗，谨慎的审视着生活中的细节，隔一段距离，用审美阻断自己和生活的亲密感。就像虎丘中的厅堂，让你在葱葱郁郁的山色中冥想深思，但是不给你一个床榻，也绝无盥洗食肆的地方。你看风景，但也要风景来“审视”你。这个时候，看着手中书卷，堂上匾额，涤荡了世俗凡尘，却亦寄情于“人文化的自然景色”之中。

例如狮子林中妙趣横生宛如迷宫的“自然之趣”，风景纵有千般好，不过入土取自自然。又如苏州盆栽的巧夺天工，让你“养成”自己眼中的自然，生活在一块刚刚好自己能够掌握的小世界里，和自然代表的外部世界恰到好处地亲密又保有距离。一如苏州评弹，一如姑苏古城。“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样的气候，这样的山水，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文化，苏州的一切似乎都回应着一种需要品评的生活态度，用她的韵味让你细细地咀嚼，原来，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活的门槛。

在小巷子里漫步，借以消磨无聊的时光，最好是在冬日的清晨，太阳刚升上小巷里最高的那株古木的树梢，光线已经斜斜地穿过墙头和巨大的树影，一丝一缕地从小巷中交织，照亮了向东的半边窗户，也照亮几个调皮地跑来跑去的身影和站在燃起红泥小火炉前炊茶老人的笑脸，阳光中的一缕淡蓝柴烟，渲染得小巷温暖如斯。

一条小巷，就是一道人间风景。

小巷还是个通道，顾城迈进了小巷深处的绝望情绪里，再也没有走出来，那是他的悲哀。他在短诗《小巷》里写道“小巷 / 又弯又长 // 没有门 / 没有窗 // 我拿把旧钥匙 / 敲着厚厚的墙”。对于一直坚持唯美的顾城来说，那条深深弯进诗人生命的小巷过于幽深闭锁了，以至于没有了门和窗，手中的一把旧钥匙，又怎能敲开那样一堵厚厚的墙，厚厚的绝望呢。

顾城没有看到小巷里的人间烟火，没有看到雨后，清晨小巷中的热闹喧哗，他永远错过了那些小巷里的美好。

小巷无言，仍然弯曲盘桓在小城、老镇，或是古老的村落里，它包容每一个走进并欣赏它的人。

归家心切的游子(组诗)

李明亮

公交站台

车一辆辆在这里暂停
又徐徐启动，开走
一些人被吐在这里
又把一些人打包带走

他们不只站在站台
甚至站到了马路中央
观望，欣赏，发呆，沉思
或者，拒绝一个职业乞讨者的破碗

901, 902, 108, 109, 椒江——温岭……
伸长了脖子，该来的还没来
旺盛的注意力，分散给
炒糖米、煎饼，水煮串串香

天越来越暗了
一辆辆匆匆赶路的车
用眼光扫过越来越空旷的站台
把一片漆黑，扔给留在地上的垃圾

重阳夜

夜幕降临
巨大的黑暗便有了藏身之所

满世界的人
各自寻欢、忧伤或者辛劳

故园卸下朴素的装扮
年迈的父母
正深一脚浅一脚，踩着虫鸣

温暖的土灶让挖掘机撕裂了肺腑
黑瓦埋入尘土
青砖被扔在角落，守望苍穹
不愿老朽的木头，年轮已开始模糊
只是年少时写在墙上的字
墨迹如新

一座新的房子
将在春风来临前起立
那时的她，必定眉清目秀

这个重阳
老屋寿终正寝
难得归家的游子
现在在旅途打起了瞌睡



一小雀，绕穿枯枝杨柳，迎风啾啾。冬天，水瘦树寒，土虫匿迹，寒雀失去浓叶庇护，显得朗朗线身形，踟蹰踟蹰，妙曼多姿。

二三小雀，冰天啄食，雪地上跳跃着几个小黑点。

此时，看雀人总想着远处有一只毛茸茸的粗糙鸟雀，给寒雀些许温暖，稻草的暖、枯草的暖，感觉上有些许慰藉。其实，看雀的人不懂雀。

寒雀在土中刨食，有小人物的艰辛生活状。不求奢华，只求温暖，它们唧唧喳喳，忙忙碌碌，小爪子印在雪地上。雀为谋一口食，在天地间游走，气候严寒时不肯离去，迁徙别的地方。它们没有乡愁，固守乡土，在希冀中紧攥冷硬树枝，等待春天。

人不是一只鸟，但能从鸟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悲叹，“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阁自热”。这里面，有透彻薄衣的透心凉，痛彻心扉的大寂寞，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而杜甫认为，没有房子的人是寒士，寒士在冬天冷得瑟瑟发抖，了无生趣。其实大自然之中的寒雀是快乐的，人世间的寒士是悲酸的，寒雀与寒士，毕竟不是一回事。

冬日赋闲，低头负喧，抬头看雀，一树的雀。

寒雀

慌不忙，它正像一个农人过冬，倒背着手在田埂上走走。

冬天看雀，便想到春天和夏天的雀，是暖雀，就像一个囊中羞涩的人，看有钱人是暖雀，看自己是寒雀。一个失意潦倒的人，觉得自己是寒雀，看那些得意的人，是暖雀。

寒雀和暖雀，至少在心灵体验和心理视觉得上有区别。

冬日无事，坐在南窗下，闲翻古人画的寒雀图。

宋人崔白柔软的绢纸上，蹦跳着一群雀，在隆冬黄昏的古木上栖息投宿，左三雀，已然憩息安妥，处于静态；右二雀，乍来迟到，呼朋引伴，寒枝乱颤；中间四雀，呼应上下左右，串联气脉。雀之灵动，在其向背、俯仰、正侧、伸缩、伫栖。宿鸣中的寒雀在冬日傍晚栖落荒枝，恰在外旅行的人，投宿一处价格便宜的小旅店。

崔白，字子西，生卒年月无从考量，出生于



图片来自于网络